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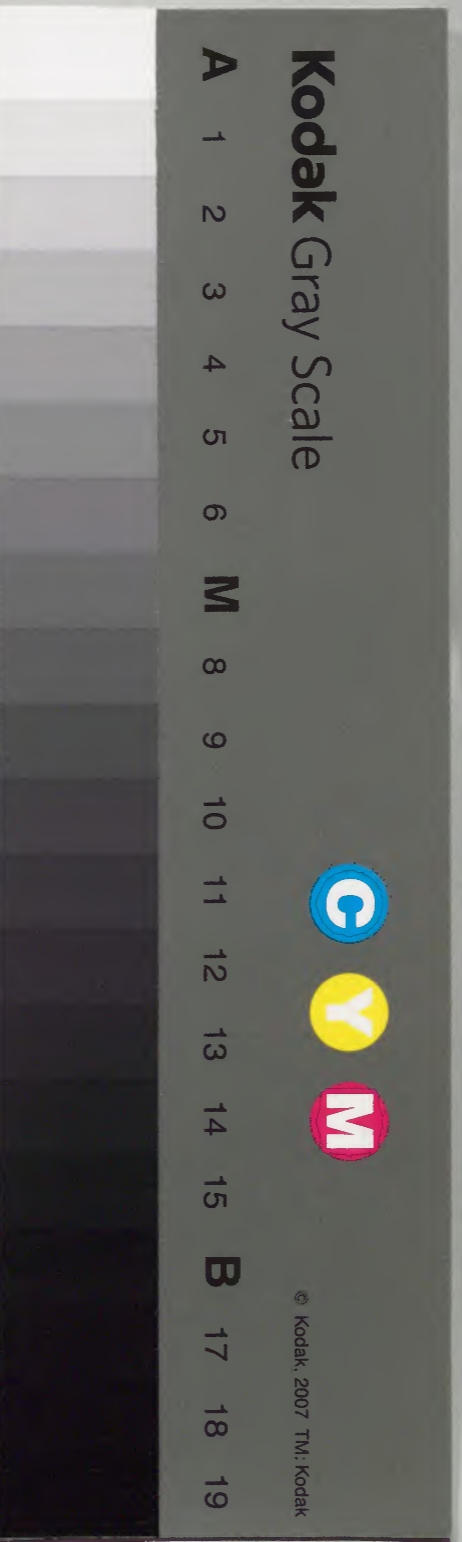
群書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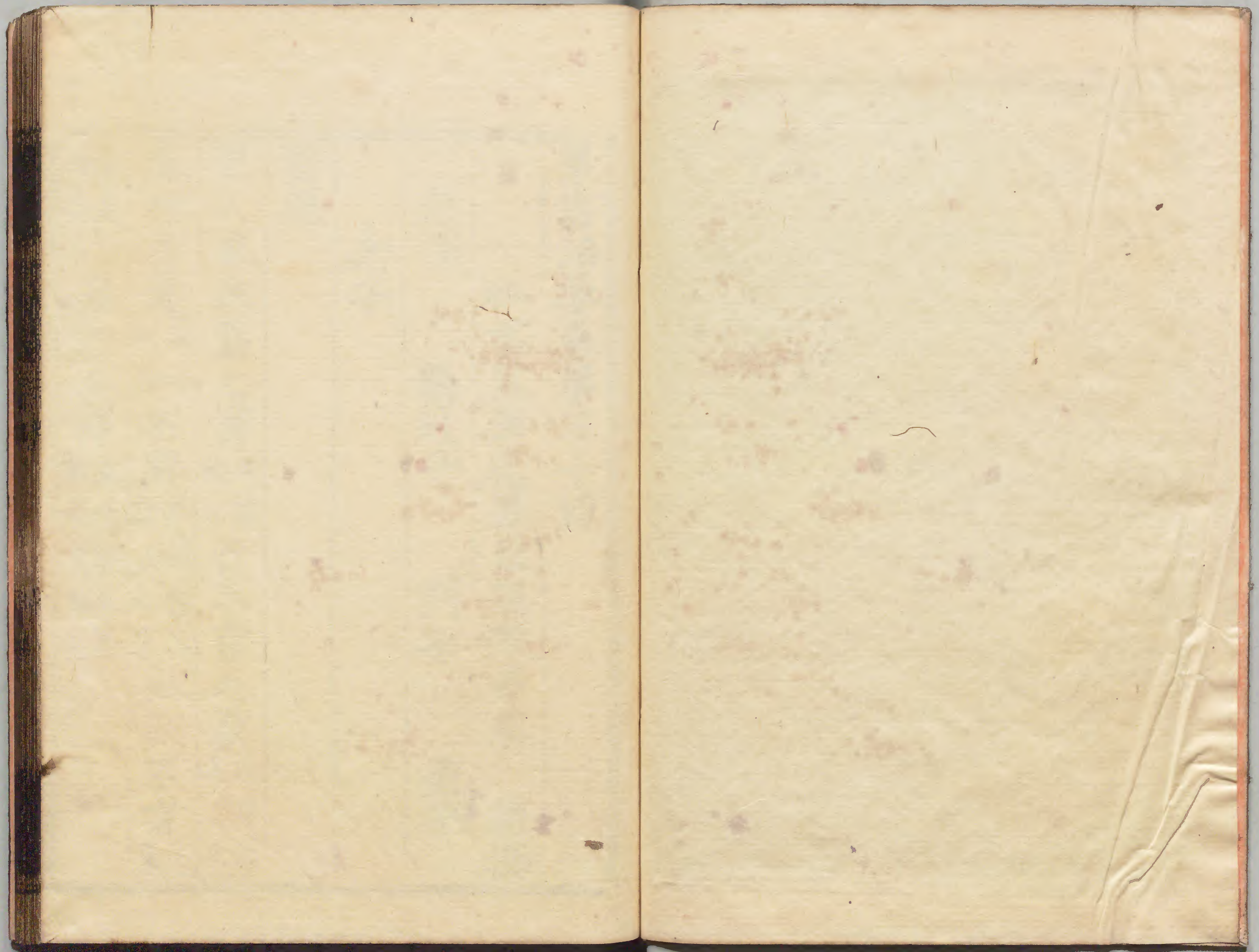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七	三	五
一	三	四	〇
四	七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	書	二	七
三	五	四	〇
式	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31)		
函號	297	21	

雜家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淺草文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為之事

治以道也

行不言之教

以身帥道之也

萬物作焉

各自動作

不辭

不辭謝而逆止之也

生而不有

元氣

生萬物而不有

為而不恃

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也

見可欲放鄭聲遠義人使心不亂不邪是以聖人之

治說聖人治國猶治身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

知者不敢為也不慮深為無為不造作則無

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地天生萬物現之如芻草

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

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為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

自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称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

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之也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

妄言失於道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

精神散亡故發在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

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辱也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

臣事質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其

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絕巧絕巧也棄利塞貪路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也以

為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抱素守真也少

私寡欲

曲則全曲已從眾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

人謙下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少則得德歸之

自受多少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

人抱一為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

不自見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不自是故

彰聖人不自為是而非不自伐故有功聖人

疏行不自取其美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故有功于天下也

不危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

不肖無能與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疾風

也驟雨暴雨也言疾孰為此者天地也孰誰

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飄風暴雨尚不

能使終朝至暮况

人欲為暴率者乎故從事於道人為事當如

如飄風驟雨也自見者不明行以為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

行之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眾人自

鄙也伐者無功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

長故有道者不處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

不制道大者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

無不容也之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

地法天施而不求報生長天法道清靜不言

道法自然道性自然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靜為躁君人君

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而

以身輕於天下疾時王奢輕則失臣王者輕

其臣治身輕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

其精神也君位治身躁疾則失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故無

棄人使貴賤各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

殘傷故無棄物不賤石

善人者不善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不善

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不

愛其資無所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是謂

要妙能通此意是謂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

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為天

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溪則知其白

守其黑為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

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為天下式常德

不忒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已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

為天下谷知已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走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也吾見

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

神器不可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也

也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性也執者失也強執則失其情實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生於詐偽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也

以道佐人主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

順天任德敵人自服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不脩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也善者果而

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也不敢以取強焉不敢以果敢取強大

之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

自伐也果而勿驕驕欺勿以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

以侵凌人也

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 謂遭衰逢亂乃恬憒為上 不貪土地利人

財勝而不美 雖得勝不以為利義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也 為羨得勝者是為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吉事上左 左生 凶事上右 陰道殺也 偏

將軍處左 偏將軍卑而居陽 上將軍處右 上

軍尊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上右 殺之人眾多

以悲哀泣之 傷己德薄不能以道 戰勝則以

喪禮處之 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

已謀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 能知人好 自知者明 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為反

聽無声内視無形故為明也 勝人者有力 能勝人者不自

勝者強 人能自勝已情欲則天下無 知足者

富 人能知之為足則 強行者則有志 人能強

則為有意於道 不失其所者久 人能自節養不失 死

而不妄者壽 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

道常無為無不為 道以無為 侯王而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大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

命其德不見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

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德也

見其功以其身故也是以無德以其身故也上德無為言

道安靜無而無以為言無以名下德為之言

政事也施而有以為言以為已前識者道之華

不知而言知為前識也此而愚之始言前識

閭之唱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

者處身不處其薄不處身違道處其實處忠

不處其華不處其華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言天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

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萬物得

一以生言萬物皆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言

王得一故能為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盡夜

天下平正也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

當有高下剛柔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神無以靈將恐

歇言神當有王相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谷無以盈

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萬物

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常生將恐滅亡不為物也侯

王無以貴高將恐蹙言侯王當屈己下人及及求賢不可但欲貴高

於人將恐顛於人將恐顛故貴必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

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本若禹稷躬稼舜陶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

以下為本以下為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

輻所湊也如車輻為衆此其以賤為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

非以賤為本乎非以賤為本乎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

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故物或損之而益引

不得推不得推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

謂衆人所以教去弱謂衆人所以教去弱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為弱

去剛為柔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者尚勢任力為天所絕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 吾將以為教父 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式之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

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

能出入無間通神群生 不言之教 法道不言帥 無為之

益 法道無為治身有益精神 天下希及之 天

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為之治無為之治治身治國也

甚愛必大費 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過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

大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

之患也 知足不辱 知足之人絕利去 知止不殆

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 可以長久 人能

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 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 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 其用不

弊 其用心如是則 大盈若冲 謂道德大盈滿

無弊盡時也 其用不窮 其用心如是 大直若

其用不窮

屈直謂脩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大巧若拙

者示不敢見其能也如拙大辯若訥大辯知無

者無口清靜以為天下正能清能靜則天下

也時天下有道謂人主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

走馬以治天下無道謂人主戎馬生於郊戰

不止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好淫禍莫

境之上久不還也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欲得

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咎莫大於欲得欲得

利且貪故知足之常足矣無欲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

見天下矣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

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其出彌遠其知彌

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是以聖人不

行而知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

也知外不為而成上無所為則下無事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

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

取天下

常以無事

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民也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

聖人重改更貴因脩若自無心也

以百姓心為

心

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善者吾善之

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

善者吾亦善之

百姓為不善聖人化之使善

信者吾信之

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

信也

生而不有

道生萬物不有取以為利

為而不恃

道所施為不恃望其

報也長而不宰

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也

是謂玄德

道也

所行恩德玄閻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

易也

而民好徑

徑邪不平也大道甚平易而人好從

邪不朝甚除

高臺榭官室脩

田甚蕪

農事廢不耕治

倉甚虛

五穀傷害服文采

好飾偽貴外華

帶利劍

尚剛強武且奢厭

飲食財貨有餘

多嗜欲無足時

是謂盜夸

百姓不足而君有餘

者是猶劫盜以為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井隨之也

非道也哉

人君所行如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

引而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

人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

其德如是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

乃無不覆及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道於

信臣忠政平無私其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人主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天

下多忌諱而民稱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

多則下諫相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

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人多伎巧奇物

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官觀雕法物

滋彰盜賊多有法好也珠好之物滋生彰著

有我無為而民自化民無所改作而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

皆自富故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其民醇醇政教

故民醇醇富其政察察其政教忿疾言決其

厚相親睦也其政教忿疾言決其

民缺缺民不聊生故缺禍兮福之所倚倚因

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福兮禍之所伏夫福

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孰知其極禍福更相

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窮極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

身煩則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

則鬼不敢見其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

非無精神耶不入正非無精神耶不入正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

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無精神耶不入正

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善人之寶

也善人以道為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

遭患逢急猶故為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

知自悔卑下為故可為天下貴

為無為無所造作事無事除煩味無味深思遠慮

報怨以德脩道行善絕圖難於其易欲圖難

易時未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於天下

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

人終不為大處謙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

諾必寡信不重也多易必多難不慎也是以聖人

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故終無難人聖

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其未也易謀禍患

未有形兆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

也其微易散其未彰着微也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

當以未有萌牙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

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豪末從小成九層之臺

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為

者敗之有為於事廢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

聖人無為故無敗聖人不為華文不為民之

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為也民人為事常

位好名奢泰盈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

滿而敗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

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學不

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謀聖人學治身復衆人

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為未過以輔萬物

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敢為焉聖人

勤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遠本

古之善為道者說古之善以道非以明民非

道教民明將以愚之質樸不詐偽也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

賊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

衆流歸之若是以聖人欲上人之欲在民必以

言下之法江海欲先民欲在民必以身後之

先人而後已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

以尊貴虛下故民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

明蔽後親之若父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

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愛百姓二曰儉賦斂若

已執謙退不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為唱始也慈故能勇

以慈仁故能儉故能廣身能節儉故不敢為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今

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舍儉且廣舍其儉約

舍後且先舍其後已死矣所行如此夫慈以

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

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吾不敢為

主王先也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

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禍

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軟輕

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欺輕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率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惡人柔弱也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闇不知我者稀

則我貴矣

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

懷玉

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賢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

天不與人爭貴也

不言而善

應

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

不召而自來

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

也 緝然而善謀

緝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

失所

民不畏死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

身不知

奈何以死懼之

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

罰法以

若使民常畏死

當除已之所殘

而為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

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

多 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人民不可治者

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

是以難治

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也

人之

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之道太厚貪

利以自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夫唯無以

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為務

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而不責

於人但刻契信不責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大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眾猶若寡之不勞也

使民重死君能為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不遠徙

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離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清靜無為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甘其

食甘其蔬食不美其衣不貴五色安其居安

茅茨不好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

聲相聞相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既以為人

己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天之道利

而不害

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

爭

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鵠冠子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後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

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

十己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天

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

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

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人

者以賢聖為本賢聖以博選為本博選者以

五至為本故北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

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

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

噫喑叱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

與交處己主與役處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為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為醫乎己識必治

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鹿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也文侯

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
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
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脉投毒藥割
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
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云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禦寇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

全猶備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

物職所宜

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

然則天有所短地

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周矣

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屬若湯也則不能涼宮也則不能商

何則生覆者

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違所

宜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故天地之道

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

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圓

靖躁理
不得兼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光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
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

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
其所逆使群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獨國而可夷吾曰公誰

欲毀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

善士清己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

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治國救錄善

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者不弘則逆

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

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不以逮已故能無弃

也人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 以則分

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 已愈有也 以賢臨人者未有得

人者也求備於人則 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

人者也與物升降者 物必取之也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

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聞見故曰 不聾不聾不能成功 勿已則

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群生無所 措手足故遺之可未能盡道故僅可

耳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

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天皆

也理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

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里無遺一焉

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奚用多為文子曰吾恃伺察而得盜盜

不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

曰吾所窮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戕殺之也 晉侯

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

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智政而羣盜奔

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群謀之所逃用少識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患豈

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鼃弗能遊鼃鼃弗能

居有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

而况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善隱者也詹對曰

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

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

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已又未嘗聞身亂而

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

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染於許由伯陽

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

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

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于辛推哆殷紂染於

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

染於傅公幾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
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
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咎
犯楚莊染於孫叔吳闔廬染於伍員越勾踐
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名傳
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寅染於籍
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中山
尚染於魏義宗康染於唐鞅此六者所染不

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
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
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
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
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
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
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

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爰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賤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實

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
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
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
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
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

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
三患也仕將持祿遊者憂佞君脩法討臣臣
攝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
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五患也所信者不忠
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
大臣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之賞
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也國
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

當國必有殃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
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
以圃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
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
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使上不以爲
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爲辟恠也
故節於身論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

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王其爲宮室
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
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
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
誠欲天下之治而惡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
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
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

溫清故作誨婦人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

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僇僻而難治其君奢侈

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
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
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
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以增氣
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
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
食芻豢蒸豕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
丈目不能偏視手不能偏摻口不能偏味冬

則凍冰夏則餒饉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
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凍餒欲無亂不
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
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
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之便民之事其爲
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
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
不勞上足以用故歸之當今之王其舟車與

此異矣完固輕剝皆已具矣必厚歛於百姓
以為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
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
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
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為姦邪姦邪多
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子言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
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
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
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
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
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
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
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

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
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
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
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
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
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
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
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

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疎然則我不
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
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
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
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
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使下者
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
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

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
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
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
而民無恒賤有能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
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
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
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形法之治也然而莫知

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
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
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
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
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
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
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
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
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
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
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
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
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

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
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爲說
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
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
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
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

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為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昔者禹湯文

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命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豈以為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

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可
恃哉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
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
豈不恃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文政癸未

